

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

听南京的建筑讲张謇故事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七

□黄俊生

心在路上

若问,南京究竟有多少建筑与张謇人生经历有关?很少有人能答,但我会向你介绍湖南路上一幢砖木结构洋楼。在今人看来,它既不巍峨高大,也不雄伟壮观,但它在民国史上却占据重要地位,是民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这幢洋楼,需部队首长特允。几经周折,辗转找到在洋楼里办公的老乡金雷,在他的带领下,我得以跨进大院。

大院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雪松,张开热情的臂膀。洋楼中部台阶前蹲踞两只汉白玉石狮,拾级而上,正好九级。大厅呈半圆形,设有楼座。正立面中部是高耸的钟楼,与南通市民广场钟楼极为相似。钟楼为方底穹窿顶,两侧的屋顶上,对称布置着坡面屋顶,装饰有小型的尖塔、烟囱、栏杆,极富变化。尤其是在立面处理上,明显划分为基座、墙身、檐口屋顶三个部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法国浮罗宫的建筑特点。

这幢建筑早期有个响亮的名字:江苏咨议局,始建于1909年。如今,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岁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两个名字:张謇和孙支夏。

二十世纪初,张謇怀抱改良救亡的政治理想,以立宪派领袖的身份,力促清政府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嗣后,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在各省筹备咨议局。1909年是清宣统元年,江宁、苏州相继成立咨议局筹办处。当时江苏督撫衙署不同城,总督衙署在江宁,巡抚衙署在苏州,于是,张謇提议督撫咨议局合并,设立江苏咨议局。奏请获允,张謇被公推为议长,筹办具体事宜;再于是,张謇的学生、以第一名成绩刚刚从通州师范学校测绘科和土木工科毕业的孙支夏走上前台:由张謇向两江总督端方推荐,孙支夏受命建造咨议局办公大厦。

一个年方27岁的大学毕业生、我国早期自行培养的年轻建筑师,主持如此重大工程,足见张謇对孙支夏的器重与信任。当时,江苏乃至全国尚无现成建筑可供参考,张謇遂派孙支夏前往日本考察行政会堂。不料,日方不予配合,不肯提供有关图纸,孙支夏凭着一股血性,搬来凳子、梯子,每天爬上爬下,亲自测量,绘制图样,历时40余日,日本民间和媒体连声惊呼,深表赞叹。

回国后,孙支夏大胆摸索和探新,设计出具有法式宫殿风格的咨议局大厦设计图。张謇亲自从大厦的整体到细部逐项予以指导,并下达“死命令”:半年内建成。果然,



孙支夏不负所托,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早由中国建筑设计建造的新型建筑按时完工,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大厦既成,张謇立马把中国第一个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会场放在这里。

在其后的四十年里,几乎整整一部民国史就在这所大楼里写就,许多让人振奋而又失望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在这所洋楼里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全国17个省份的代表在此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并宣布将国号定为“中华民国”,这幢大楼便有了“民国产房”的称谓。不久,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被袁世凯所替代,大楼目睹了孙中山提出辞呈和行解职礼的情景。时隔十七年,孙先生重返大厦的时候,却是安睡在灵柩里,这里设为公祭灵堂。再后来,国民政府在这里举行定都南京大典,国民党中央党部在这里办公,门牌上右任书写的“中央党部”四个字,是收藏家极想私而宝之的书法作品,汪精卫在这里遇刺中弹,九年后枪伤复发不治,死于日本名古屋……

一座大楼,就是一部民国历史书。在这洋楼里工作和生活过20年的金雷,仿佛把我领进历史隧道,边走边介绍。在他办公室,他拿出珍藏的大楼设计图稿复制本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大楼介绍文章,让我加深记忆。

离开咨议局大楼,我去寻找张謇读书的惜阴书院“陶风楼”,它就在清凉山前的龙蟠里。

“龙蟠里”街道如路名所示,居然当真只有里许长。当年,诸葛亮和孙权在这里纵论金陵形势,“钟阜龙蟠,石城虎踞”,遂有“龙蟠里”之谓。龙蟠里街道两侧分布着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机关大院里,深藏着一幢红楼,它就是当时著名的惜阴

书院。张謇在楼里读过两年书,鲁迅在此研读过中国古代史书与传奇。

抵达龙蟠里时,原先淅淅沥沥的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路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隔着雨水冲刷的车窗,远远眺望“陶风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它是当年张謇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见证,也是惜阴书院目前唯一留存的原物。大雨滂沱,雨雾迷茫,阻不断我抚今追古、遥思寄情的心绪。

张謇21岁时,刚刚经历一场“冒籍风波”官司,家道贫困交加。此时,对张謇才识十分欣赏的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任职,遂聘张謇为书记,做一些办公室秘书之类的工作,同时,陪同两个公子读书,孙云锦从自己月俸50金中匀10金给张謇,名为薪水,实为资助。

当时的南京,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钟山书院、文昌书院、虹桥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都是当时著名的“重点大学”。仅是秀才身份的张謇,深感才疏学浅,需要继续深造,南京无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发审局工作的清闲也为他提供了富裕的时间,加上孙云锦的支持,于是,决定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均考了第一名,两位院长都传见了他,而他最后选择了惜阴书院。

惜阴书院的求学经历,是张謇人生道路上重要里程碑。惜阴书院的卷子是由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批阅,这样,张謇就以书院学生之名,受三书院名师亲授,其受益可想而知。张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十分感慨:“不才安得培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惜阴书院旧貌难寻,陶风楼也被战火所毁,后来由江南图书馆重建。遗憾的是,被风雨所阻,我登陶风楼发思古之幽情的愿望落空,悲夫!

那天我夹在回程队伍里,人们都把文蛤担子挑得晃悠起来,滩涂上号子声响成一片,雄浑、亢奋、嘹亮的号子声听上去就像是浪涛在咆哮。

早潮海

□刘剑波

小镇忆旧

在我少年时代,每逢暑假都会下海弄文蛤,通常一天两次海——早潮海和晚潮海。一个暑假过去,我原本白皙的皮肤被炎炎夏日晒得又红又黑。如果在漆黑的晚上,我光着身子在大街上晃荡,人们会觉得,我是一个穿着白裤衩的孩子。

那天的早潮海我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凌晨两点,放在枕旁的闹钟就把我吵醒了。那只闹钟是我用下海挣的钱买的,钟面上有个小鸡,永远啄米般点着头。总是这样:只要闹铃一响,我就摸索着把闹铃掐灭,我气恼极了,恨透了闹钟,那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睡觉。然而,在蒙眬中我听到院子里姥姥走动的脚步声,我家的小花猫“喵”地叫了一声,那种轻柔的叫声在我听来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我意识到我该起床了,但同时我又放任自己。我根本睁不开眼睛,我也不想睁开眼睛。我想,要是没有闹钟多好啊,我想,要是我不下海多好啊。我想,要是我能一直睡下去多好啊。

就在这时,我闻到了蚊香的味道,那种苦涩带着些微辛辣的味道。每次在叫我之前,姥姥已经点上一盘蚊香,搁在小板凳边上,这样,我坐在小板凳上吃饭时,就能免遭蚊子的叮咬。姥姥在凌晨一点就起来了,为我准备早餐。为了让我睡会儿,姥姥总是在最后时刻叫我。姥姥叫我起床的方式,是默默地坐在我床沿上,一声不吭。我觉得这比大声催我还难受,所以我再也睡不下去了,一骨碌坐起来,发几句牢骚。姥姥小声哄我,回来再睡吧,回来你爱怎么睡就怎么睡。

袅袅的蚊烟总是不绝如缕地飘扬在我日后的岁月里。后来,我一闻到蚊烟,就会想起姥姥,

想起她的粽子小脚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想起小花猫来来回回跟着她,撒娇地摩挲着她的裤脚,想起满天的星光下我坐在院子里吃早饭。我可能是小镇上最早吃早饭的人。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张拼起来的长凳成了我的餐桌,上面放着一大碗我姥姥做的鸡蛋面。多么寂静的院子啊,我能听到露珠从丝瓜架滴下来的声音,那是轻微的“嘶”的一声。我想起我在吃面条时,姥姥正在厨房给我饭盒里装“摊烧饼”。那是我的午餐,在那个年代,“摊烧饼”也许是奢侈的午餐。

扛着铁刨(两只尼龙网兜系在我身上)出门时,我心里有点难受。每次下早潮海,我都要连累姥姥,让她睡不好觉,可是我每次都不能弄回很多文蛤,尽管我每次在海滩上都勤勉努力,一刻也不休息,我对自己说,你今天必须弄很多文蛤回去,让姥姥高兴高兴。但是,当潮水上涨的时刻来临,我搁在海滩上的两个网兜还是瘪瘦的。我多么希望能像陆信发那样,挑回满满一担文蛤,搁在姥姥面前,好像这样就能弥补姥姥的睡眠似的。

在从小镇往东去老岸的那段路上,我看到银子般的月光打在南向住户的石灰墙上,远远看上去,那些房子就像白色药片静立在农田中。在夜风的吹拂下,它们似乎在轻轻摇晃着。我扛着铁刨走在这样的月光底下,感觉是走在一个辽阔的梦境之中。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走到滩涂上。只有当我涉水走进港汊时,哗哗的水声才让我觉得梦境破碎了。滩涂是大海的一部分,涨潮时它和大海浑然一体。退潮时,它完全裸露了出来,变成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潮水消退得无影无踪。这其实是错觉,你一直往下走,往沙滩深处走,就能碰到潮水了。它就躲藏在港汊里,正悄悄积蓄着力量,等下一次涨潮时,它就成了开路的急先锋。滩涂上有多条港汊,越往下走,碰到的越多。到达取文蛤的海滩,至少要蹚过三四道港汊。

然而,那天我刚来到头一道港汊,就看到很多人在忙活。那时天已经亮了,逶迤绵延的港

汊里,到处都是人。头一天刚刮了台风,藏身在滩涂上的文蛤都转移到港汊里来了。我一踏进港汊,两只脚稍微踩动几下,五颜六色的文蛤就裸露了出来,在清澈的海水里散发着童话的气息。我惊愕万分。我不停地踩动着。我用舞蹈般的姿势和韵律踩动着。我发现,整个港汊的人都在大幅度扭动着,文蛤层出不穷地裸露出来。大海真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我觉得港汊摇动起来了,海水摇动起来了,滩涂摇动起来了,整个世界摇动起来了。日后,有人将下海人踩文蛤的动作称之为海上迪斯科——多么高雅洋气的名字!

潮水是在不知不觉中涨上来的,港汊里的水即刻升高一公分,也休想逃过“老海货”敏锐的触觉。一些浑身精瘦,皮肤黝黑发亮,一看就知是“老海货”的人收起了家伙。这个动作具有传染性,人们纷纷效仿。此刻,即使文蛤堆成了山,你也得住手停脚,否则港汊涨满了水,你休想回到堤岸。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无数次回忆那天的情景,说破天我也无法相信自己怎么会把满满两网兜文蛤挑回家。足有一百多斤,而我四十五岁的稚嫩肩膀何时压过担子?我发现,人的力气其实来自于心情。好的心情会制造出比平时多几倍的力气,而我那天的心情多么舒畅啊,我想,我终于能取悦我姥姥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呢?那天我夹在回程队伍里,人们都把文蛤担子挑得晃悠起来,滩涂上号子声响成一片,雄浑、亢奋、嘹亮的号子声听上去就像是浪涛在咆哮。但我无法让担子晃悠起来,我被担子压得快趴在地上了。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堤岸上挪着步子。当我终于摇摇晃晃登上堤岸,人们早就走光了。

最难忘回到家中的情景。我挑着沉重的担子,双腿抖颤,歪歪斜斜走进院子。我大声喊着“姥姥”,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出来。我硬撑着不放下担子,我要让姥姥看看我挑担子的样子。我到底没坚持住,在姥姥走出厨房前,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文蛤担子砰然倒地,文蛤洒得到处都是。我姥姥呵呵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抹起了眼泪。



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从眼神到肢体语言,猪羊犬马,乐器酒瓶,狂欢元素应有尽有。

严肃的狂欢

□强雯

博物奇妙

提到狂欢,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街头聚会,肉林酒池,毫无节制的画面。这要归功于现代媒介总是把狂欢标语和这一类的海报、视频拉郎配,并说自古希腊时代,众神狂欢莫不如是。百货商家、餐饮杂铺们也会趁机凑热闹,要释放自我,要买买买,于是乎管他符不符合国情,圣诞节狂欢夜,情人节狂欢派对,盛夏嘉年华等一拥而上。乃至好几十年里,迷恋追求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小团体,也会时不时搞出些睡衣狂欢PARTY,诗歌狂欢夜,旗袍狂欢趴等,搔首弄姿口吐“文艺”。

古代狂欢的雕塑类文物并不多,因此显得珍贵,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狂欢文物。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文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契穆文化时期(公元900年—公元1470年)的双室黑陶瓶。整体高19.8厘米,长27厘米,宽14厘米。这个黑陶瓶分为两个部分,正面是一个水壶,背面是一个祭祀台。中间由一条弯曲的柳叶状的陶片连接。后面祭祀台底部有一个立方体基石,基石上站满了狂欢的各色人等,拿着打击乐器摇铃的,拍手鼓的,举手喝彩晃动身体的,地上还摆放着几个或立或倒的酒罐,有一个坐着的人正在捣弄酒瓶,这些人的眼睛硕大圆瞪,散发兴奋的光芒。载歌载舞的情形十分生动,愉悦。

狂欢,从原始时代便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和埃及,这些地方均有表现狂欢岩石艺术,人们手舞足蹈,庆祝着某种我们未知的事情。

狂欢,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感染,比如岩画中的狂欢最早可能是为了御寒或御敌之故,渐渐成了一种规则、习俗。有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长夜为饮”,这种狂欢将饮食男女糅杂在一起,虽然让商纣王落下了腐败的罪名,不过辩证地看,商纣王也是遵从了上古遗风,奔放的性自由是其表,摆脱人间劳苦是其核,君王和百姓一起,参与到了与神同乐的事件中来。生死繁育,都是人间大事,也是国家大事。到汉代,逢着春节、元宵、七夕狂欢的文献著述更多,细读下来,无不充满了“天下王土,非我莫属”的政治意义。

不过从考古遗址中走来的雕塑,更加佐证了我们对严肃狂欢的思考。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从眼神到肢体语言,猪羊犬马,乐器酒瓶,狂欢元素应有尽有。他们手舞足蹈,他们叩天问地,严肃发自内心,快乐犹如天然。

最有声望的要数1955年—1960年出土于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的青铜贮贝器。它是用来贮藏当时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海贝的罐子,类似于存钱罐。它夺人眼目的地方在于贮贝器盖上的诅盟场面。此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是西汉时期的产物。盖子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一次古滇人祭祀的狂欢场面。顶盖上铸有52个人物和一头猪、一只犬,中央立有一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一只虎。柱右和柱前是三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裸体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坐在祭祀台的是古滇国能力超群的女巫,她手拿鸡卜卦,口中念念有词。在她不远处,一个个被捆绑的活人作为祭品即将被杀害。众多参与祭祀的人,神态各异,或垂手或抱肘,其中不仅有跪立受刑的奴隶,还有刽子手与押送奴隶的官吏。在祭祀建筑后面还放着两面巨大的铜鼓。

这祭祀的场面虽然血腥,但却是从上至下的狂欢,这广场犹如一个热闹的集市,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人神共乐。除了祭祀,这也是商品流通、商品交易的吉时,从雕塑上能看到,有的高鼻深目,有的蓄着长胡子,有的耳挂大环,有的头上顶着箩筐,还有牵着牛马驮着货物来的商贩,这一定是个好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参与这次祭祀,来互通有无,美

丽的双手反束缚,头上戴着新月形饰品,绑在那块柳叶形石条上,仿佛正在接受命运的安排或是即将到来的神圣。观者不禁会猜测,这是在祭祀狂欢吗?这个被缚的人是牺牲品吗?为何他的眼神也充满着兴奋的光芒?不过也可能这位高大者是已故祖先的尸体。保存已故祖先的尸体并定期祭拜在契穆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生者带来福祉。

此物现位于秘鲁的拉鲁克博物馆收藏,因为2020年来到中国山西、天津、重庆等地巡展,才让国民大开眼界。

从这祭祀狂欢时刻的双室黑陶瓶中,回想契穆文化,也是十分璀璨。契穆人的首都昌昌古城位于是秘鲁北部特鲁略市西北郊4公里的沙漠地区,占地36平方公里。“昌昌”在契穆语中代表太阳的意思。全盛时期昌昌拥有7—10万居民,是西班牙殖民者来之前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契穆国王以最高神明的代表自居,王室里的侍从分工精细,有伺候洗澡的“侍浴”、吹海螺号角的“司晨”、负责出行的“司马”、在国王必经之路铺洒海贝粉的“礼官”等。分工精细,说明了契穆人在手工艺上的完备、优良。

同一行业的工匠毗邻而居。考古挖掘发现在同一个家庭中会同时进行金属加工和纺织,因此家庭中的男女都可能是工匠,但契穆社会禁止工匠改变其职业。工匠们所生产的产品除了供贵族阶层使用,还互相销售,又或者供居住在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平民使用。

双室黑陶瓶,只是契穆文化时期无数精良陶瓶中的一个。

古往今来,从墓土中走出来的狂欢雕塑着实不多。这两款代表中西文明的祭祀狂欢雕塑,有某种相似。中国的是用来装货币的,秘鲁的是用来装水的。狂欢的人和神灵在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容器上,是副歌,是烘托,也是提炼和升华。因为这些容器都和人类的生命、生活质量有关,把祭祀的深远之意加固在这日常器物上,文物便拥有了格外的深意和能量。

狂欢,并不是单纯的消遣、娱乐,它严肃、敬重,是在此刻等着看见、听见神的话语;它是外在的恩赐,是人类值得争取的面包和自由。